

藝術新貌 每月一面

繪畫是一種陪伴 簡喬倩

Text by Samwai Lam
Photo courtesy of the artist



ASLEEP 27
睡眠 二十七
2019
OIL PASTEL ON CANVAS
180 X 140CM



MOON AROUND
2022
ACRYLIC AND OIL PASTEL ON CANVAS
140 X 180CM



OMICRON
2022
ACRYLIC AND OIL PASTEL ON CANVAS
140 X 180CM



STAYCATION DAY 3, 8-19, 12,18, 25, 1 MONTH
2021
ACRYLIC AND COLOURED PENCIL ON CANVAS
18 X 13CM

簡喬倩



2019年10月，顏色水射中香港尖沙咀的九龍清真寺的正門及大閘，莊嚴的場所染上一片的粉藍色，引來公眾嘩然，這一片藍在簡喬倩 (TOBE) 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從而畫下一幅又一幅以藍色植物為基調的畫作。

開心畫畫，唔開心都要畫畫

打從2019年起，藍色已在TOBE心目中產生不同種類的轉化，社會層面向來是一種詮釋，而隨著時間的累積以及TOBE不斷增加的創作經驗，藍色不僅關於社會面向，更多是心理投射及呈現，也關於畫家對繪畫的思考，TOBE提及畢加索的藍色時期，而她的《夢》與《他欣喜若狂，然後，他醒了》就是向創作過藍色系列畫作的已故藝術家王俊傑 (MATTHEW WONG) 構思的致敬之作。

TOBE自8歲開始畫畫，她自小喜歡動漫，正所謂「開心畫畫，唔開心都要畫畫」活生生是她的生活寫照，繪畫是一種陪伴。在香港粉嶺和觀塘區長大的她，形容自己是個蠻沉悶的人，一有時間就畫畫，隨機地畫，短則一、兩小時，長則試過連畫十個小時，畫畫時沒有特定的習慣，時而聽音樂，時而安靜，進入狀況時，畫畫可以是很機動性，無意識的，很大程度上由身體帶領。2005年，TOBE在香港城市大學取得副學士學位，並從事設計工作。「我選擇讀設計，而非藝術，是因為當時的老師教的東西都比較傳統，我覺得不太適合自己。然而，我讀設計的範疇大多是平面設計、電腦繪圖等等。」2011年，她在柏林旅居一年，在當地的設計工作室工作。TOBE形容，當時在柏林的老闆給她很大鼓舞，鼓勵她多到外面看人家的創作，告知她也能嘗試創作，做些自己喜歡的東西。回港後，她在友人的影響下，在火炭合租工作室，其中一名工作室的同伴是藝術家何倩彤。「我覺得自己算是好彩，因為和他們合組工作坊，令我更知道藝術界的情況，更驅使我想深一層，藝術、創作等等是怎樣的一回事。」

TOBE潛心往藝術的方向進修，2017年畢業於香港藝術學院 / 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，獲得藝術學位。「其實我也有報讀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及香港浸會學院視覺藝術學院，不過沒有獲得他們取錄。」回想過來，修讀藝術時的TOBE，已有一定的社會經驗，或者香港藝術學院 / 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是更理想的選擇，成年學生的人數比較多。

在全心畫植物之前，有好一段時間，TOBE畫人。那

些倒不是TOBE身邊的朋友或家人，而是從電影或其他文本中接觸到的畫面，而那些人都是處於睡眠的狀況，閉目養神，各種各樣的睡姿，有男有女。2016-2017年，TOBE經歷非常嚴重的失眠，入夜時份，她可以在漆黑的房間眼光光盯著天花板一整夜，心情很差，白天沒精打彩。「一個失眠的人看著沉睡的人的照片，帶給我一種安慰的感覺。作為一個畫家，看見一個有感覺的畫面，就很想透過自己的手畫下來。那批作品也在畫自己與人難堪的距離，即使感受到他人的痛苦，卻未能提供幫助。」TOBE說。創作時，她先把搜集到的圖片、明信片、截圖等等掃描到電腦，透過PHOTOSHOP調節畫面的構圖、比例及光暗，做成拼貼圖，才開始下筆。「我是用修讀設計學習到的技術，進行創作。如果你把我那時期的作品放大看，仍然會見到上上下下的筆觸，它們反映我當時的狀況。思考上不懂得轉彎。」若然在電腦已做了拼貼圖，為何仍要畫畫？「作為一個畫家，畫下來就是意義所在。透過自己的身體的動作，把畫面畫下來才能舒暢，不得不畫。畫畫之於我來說是很PHYSICAL的。」

植物是一面鏡

「散步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，在過程中觀察、攝影，並梳理思緒。」TOBE說，她試過用電腦GENERATE一些植物來畫，可是那些植物的圖像變得血肉模糊。還是散步最適合她。2019年，TOBE搬工作室，由火炭搬到柴灣，無意間看見附近有一個通往山的風景，忽然之間想把那個畫面畫下來，逐漸畫下不少以植物為題的畫。「而柴灣工作室附近就是墳場，那兒是我爺爺嬭嬭下葬的地方，墳場裡除了霧，就是植物。」「ASLEEP」系列對象就是墓地生長的植物。TOBE曾經到台灣一個星期，每天拜訪一間寺院。下半年，她計劃到歐洲，亦有打算研究教堂的植物，繼續這個系列。植物不像人，亦不像動物。植物是不會走的，一定要在原地處理問題，哪怕環境多困難，亦要面對。「英文可以用FORGIVING形容很容易養、不易死的植物。而且植物不太會說話，從外觀看來，不會反映情緒。所以，你從植物中感受到的，其實是反映你當刻的感受。」同年，TOBE萌生離開香港的念頭，處於想走又不能走的狀況。她把買來的植物轉為水種，比起泥種植物，水種植物的生長需求較低，而且打理方法亦較為簡易，TOBE喜歡看植物的根部，彷彿從中尋找到什麼似的。那段時間，TOBE聽德文版的卡夫卡有聲書，嘗試運用不太熟悉的文字及荒誕的故事面對混亂世界。《最後才把他埋在了這兒》就在此狀況下畫出來，作品的名字和畫面產生連繫。2022年，TOBE偶然間路過九龍公園，經過清真寺，最初在她內心，揮之不去的那抹藍，轉化為別的、難以言喻的意義。相信在2023年，TOBE會繼續發展「默謐」的系列。



BUT IN THE END THEY BURIED HIM HERE
最後才把他埋在了這兒
2020
OIL PASTEL ON CANVAS
200 X 160CM